

楔子

從淡水河決定開始整治後，姚關穆先生，就一直與淡水河整治工程為伍，希望有一天能讓淡水河重現清澈面貌。

姚關穆先生，是環工界的老前輩。他是北洋大學土木系畢業的學生。與台灣結緣可以說是都是偶然的：第一次來台是在二二八那一年，當時北洋大學土木系畢業，因為沒有工作，所以就回北洋大學找系主任，系主任告訴他說因為你們都不聯絡，所以好的工作都已經沒有了，給其他同學捷足先登了，系主任從抽屜打開，拿出當時台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費驊的信，需要土木工程師，問他要不要去台灣，就這樣答應了下來，隔不久，當時台灣公共工程局也馬上就把機票就寄來了，也就與台灣展開了不解之緣。

之後有一個機緣從負笈美國，並在澳洲、紐西蘭教書研究，也一度在負責規畫台北市下水道建設的CDM公司待過，一直到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工作，無一不與環境工程有關。

姚關穆先生觀察環境相當細心，也透露出他對環境的關切。他說，在他的住家中有一對麻雀，牠們築巢是非常小心的，平常如果被人看到嘴中夾了一束草時，一定會很快把草丟掉，不要讓人看到牠是要去築巢的，因此一個棲息地造成不是那麼簡單，麻雀除了要選窩非常小心，一定要非常安全，才能確保麻雀與小麻雀一家的安全，而人何嘗不是呢？

1985年從WHO退休下來，當時雖然退下來，但WHO仍有一些事情請他幫忙，所以當時就去買機票要飛到吉隆坡，當時華航就遊說他說，可以考慮搭華航到吉隆坡，他就問，那對他有什麼好處，華航就說，「你來就招待你過境台灣，送你台北免費住在中泰賓館一晚」，他想，很好啊，也可以趁此機會見一些老朋友。到了台北之後，就順手打了幾個電話，其中一個是郭鵬飛先生（當時是住都局副局長），也就談到住都局正在找一個污水下水道顧問，問他有沒有興趣，所以就這樣的再度回到台灣。

到了住都局之後，昔日長官王章清先生當時在行政院經建會，因此也幫一點忙，當時行政院成立環保小組，也因此被聘為唯一的環保小組專家委員。姚關穆

先生回憶說，台北市交通繁忙地方，空氣中含鉛濃度偏高，在環保小組裡，於是推動鉛的管制，當時環保單位想要推動，但中油卻不太願意配合，最後在環保小組協調後，中油總算推出無鉛汽油，並逐步降低汽油中鉛含量。

從民國七十七年行政院一月二十三日決定淡水河整治開始，姚關穆先生似乎就注定要與淡水河整治發生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姚關穆先生說，當時台灣有一點錢，總覺得應該要改善污染，所以淡水河整治就推出，當時可以說是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。另外，在土地徵收、預算方面幫了一點忙，到了後期包括管線應該怎麼做、截流該如何做？這些環保小組能做的就比較少，而是各機關應該要多負一點責任。他說，對於淡水河非常樂觀，但是需要一點時間，因為真正艱難的事情已經解決，慢慢會樂觀起來，臭味的問題也會逐步的解決。

二二八那一年姚關穆先生來到台灣，但他覺得台灣一點都不恐怖，當時去屏東鄉下，當地人都沒有人把他當做外來人，非常客氣，後來離開台灣，再度回到台灣，完全是兩個世界，之前是常停電，公共汽車破破爛爛，但現在家家都有冷氣、公共汽車也漂漂亮亮，都有電腦。這就是姚關穆先生對台灣的註解。

姚關穆先生在工務繁忙之餘仍然筆耕不輟，希望藉由理論與實務的印證，為台灣環境工作提供借鏡與建言，從發表至今已有了相當的篇幅。由於這些文章散見於雜誌之中，若不集結成書很難一一翻閱，更難理出系統，因此承蒙姚關穆先生的同意，時報文教基金會接下了編輯出書這個艱鉅的任務。

由於文章相當多，如何就這些文章的關聯性進行歸併就成為編輯工作的思考點，有鑑於台灣的大規模河川整治淡水河實為濫觴，而這項歷史工作姚關穆先生正是親身參與其事的人，其間的關聯性與意義自是不言而喻，而在河川整治已成為公私部門日益重視課題的今日，這項歷史的經驗與回顧應有其一定的必要性，因此循著淡水河整治的主軸整個編輯的方向亦開始清楚。

基本上整部文集可以分三個部分，淡水河整治是整部文集的開始，下水道、清潔水法等與河川污水整治相關者歸為一類，另外有關環保議題法令觀念的文章歸為一類，最後則是2003年以來全球所共同關懷的議題永續。

面對台灣河川整治上一部重要史記錄的編撰，基金會可以說是戰戰兢兢的，雖然已與姚關穆先生溝通，然而其間可能的疏漏將在所難免尚祈各界見諒。